

井旁尽为今日客,井水曾经照古人

走进刘禹锡的乌衣巷

□王业群

夜幕与璀璨的灯火中，穿过熙来攘往的行人，抬头忽见写有“乌衣巷”几字的石匾赫然在目，不由得令我怦然心动了一下：啊，终于找到了刘禹锡的乌衣巷。

石匾底下，是巷口的一个方形门洞；进去不远，便可见到墙角僻静处卧着一口古井，井檐高出地面数十厘米，圆形束口，外壁光滑溜溜的，布满麻状纹，旁边墙上的标识写着“乌衣巷井”。据称，这一带最早原是三国时东吴戍守石头城军队的驻地，因士兵俱着乌衣，故而得名乌衣巷。西晋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，晋军攻占建业，吴亡，建业改称建邺。至东晋建武元年（公元317年），西晋亡，司马睿被推戴为皇帝，在大臣王导的协助与谋划下，晋王朝得以延续。当时此处一带，正是以王导与谢安两大家族为代表的豪门世家聚居地。除王导外，王氏家族的著名人物更有大名鼎鼎的王羲之和王献之。谢氏家族也很得了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——淝水之战的指挥者正是谢安；谢灵运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，谢眺则是李白最为赏识的诗人，仰为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。可以想象，如此显赫的高门大族云居于此，这里当年曾是怎样的一种繁盛气象。刘禹锡诗中的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，是极浓缩的笔法。

世人惯以怀古名篇评价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诗，殊不知他的这首诗，并不只表现为一般的怀古与感时伤世，而是另外暗含了讽刺意味。要说这层意思在《乌衣巷》中还不明显的话，那么，对照他在另外几首同样描写金陵萧条破败的诗《台城》《石头城》和《金陵怀古》中，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。只需拿这几首诗中出现的“日斜”“野草”等字眼，去和《乌衣巷》中的“野草花”“夕阳斜”相比照，就不难看出，无论诗人是在写金陵的“潮打空城”，还是在写故城的“淮水旧月”，都是为了点出其“只缘一曲后庭花”的悲剧根源，即所谓“忧劳兴国，逸豫亡身”的历史教训。正如有识者评论的那样，六朝金粉，完全就是葬在这种奢华享受的氛围和整日倚翠偎红的萎靡乐声中。

不但写历史的诗如此，就是抒发个人情怀的诗，刘禹锡也常常暗含讽刺意味。譬如，他曾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，失败后被贬为朗州（今湖南常德）司马，元和十年（公元815年）重回长安时，游玄都观，他就写了一首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的诗，因其中的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”讽刺了当权者，便与柳宗元等再度被贬远州。而14年后，当他再度被召回长安时，又写了《再游玄都观》，继续用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？前度刘郎今又来”这种既带嘲讽，又带傲视的诗句表达情怀，可见其性格中的清高与倔强。至于他那篇著名的短文《陋室铭》，以及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诗中的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句，则更将这种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乌衣巷道内，游人穿梭往来。一口古井吸引了不少游人的目光，纷纷上前拍照，或低首朝井内探视。让我吃惊的，是古井的内壁至沿口上，因为经年提水的缘故，居然可见到被绳索磨勒后留下的十数道深深凹槽，且深得有点不可思议。我想，无论是巷内白墙黛瓦的建筑也好，正色古香的门窗屋檐也罢，真能够叙说乌衣巷漫长而不断变迁着的历史的，就只有了它们了。这些磨痕，是时光既沉又不朽的印记。

环顾井边兴致盎然的游人，我思绪翻飞，内心生发出一句这样的感叹：井旁尽为今日客，井水曾经照古人。

新诗台 呼伦贝尔人

□丁永才

| | |
|---|---|
| 生长在绿色浩瀚的呼伦贝尔 生命线长长壮壮 | 但呼伦贝尔人却坦言 纯净的风雪和喧闹的牛羊 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营养 |
| 套杆弯弯 驱散黑黑的长夜 长调悠悠 喊醒红红的太阳 | 当呼伦贝尔人把坦诚奉献的时候 他们呼吸着天然的馨香 内心也铺排着绿色的芬芳 |
| 就这样 一天天一年年 呼伦贝尔人扩张了粗犷和豪放 又用手把肉和长调 将自己的岁月喂养 | 你想做一回呼伦贝尔人吗 得首先和骏马 交换一下思想 |
| 日子饮风嚼雪时也很苦 | |

人们既要改造自然,同时,也要顺应自然,做到天人合一,才能身体健康

南湖的冬天

□闵东

南湖，冬季是最安静的。冬天的湖畔，红杉树的棕色叶子一片一片落下来，那么轻，堆积在林间地上，厚厚的一层，蓬松柔软，像一床棕色的毛毯。湖面飞过的鸟儿低鸣着，仿佛怕打破这冬天的静寂。芦苇丛中的野鸭，自由自在地游动着，听不到一丝声响，它们游着游着，突然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浮出水面时，嘴里叼着的一条小鱼还在拼命挣扎。柳树和乌桕树光亮秃秃的枝条，闪着黑色的光，柳树的枝条向着水面的方向垂下来，而乌桕树的枝条刚好相向，枝条扭曲着刺向天空，像倔强的汉子。如果站在树旁，透过树的枝条间望向天空，那黑色的枝条像极了天空的裂痕。

柳树上还残留着一些枯黄的叶儿，偶然，一阵微风吹过来，带走其中的一片，飘飘荡荡地在空中翻滚，舞出冷艳的舞姿。乌桕树结出的果实，挂在树梢，宛如一颗颗洁白的珍珠，不时有小鸟飞过来啄食。就这样，鸟儿把乌桕树的种子带到远方。只有香樟树披一身绿色的衣裳，它们等着长出一片片新叶才会掉下一片片旧叶，它们始终保持清醒。湖岸边的芦苇有的倒伏了。

清晨，天边的朝霞灿烂如火，一缕缕金色的光线散漫地投射下来，照见芦苇上白色的霜露，闪着银色的光斑，像无数颗的泪珠，那是一种在新的一天开始时因喜

家乡的年

□黄仕忠



浙江农村新年图/视觉中国

时，只能自家人聚餐共饮。出嫁的女儿在婆家过年，不得回娘家来吃年夜饭。分岁之时，也不可串门。所以，各家各户，早就就关起门来，埋头做菜，准备分岁。

分岁年夜饭之前，要祭奉祖先，感谢先人在这一年的种种护佑，也期待来年继续享受祖先的恩泽。据说旧时是要准备三牲之礼的，只是我懂事的时候，正当“文革”，这些属于“四旧”的东西已经被破除了。我父亲认为日子过得这般紧巴，村里人大多备不起牲品，却又喜欢攀比，不如索性“移风易俗”，也因个省心省力。我母亲却是幼小从外婆那里学到了整套的仪式，深信菩萨和祖宗一定会有所庇护，所以悄悄避开我父亲，让我们姐弟四人认真祭拜。虽然祭品不过是一只猪蹄膀、一碗鸡、一盘鱼等，但那时是绝不可以嘻嘻哈哈的，我母亲把眼睛一瞪，我和哥哥就都乖乖噤声了。

我堂兄说，年三十夜，祭完祖宗，在门背后多跳上几跳，就会长高。我哥是1957年出生的，幼年时正值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长得面黄肌瘦，那一根根肋骨，很像手风琴的琴键。我五六岁时，就和八九岁的哥哥差不多高。所以我只叫他名字，从来不喊他哥哥。我哥对此很是懊恼。祭毕后，他偷偷摸摸地在门背后一蹦一跳的，被我发现，还不让我去告诉别人。

分岁年夜饭必须丰盛，代表这一年的“年成”，也是一年的脸面，要展示给祖宗看，不可轻忽。我母亲谋划着要摆成满满一桌。家里平时都是母亲烧的菜，但年夜饭，有意思是，这天从午饭后开始，村里就空空荡荡的，几无行人。按我们村的习俗，分岁

一道叫作“大汤”。名曰

行花街

□林贵添

业期间同时开设花市。但这些店铺到了年底要歇业放假，刚好可以开办花市。

这个从藩署前花市分出来的花市不可能像大策花圩、城门口花市、藩署前花市那样常年摆放，只在年前举行年宵花展销“专场”；所以文献称它“每届年暮”和“以娱岁华”（张心泰的《粤游小志》）。这样，便产生出广州最早的迎春花市，当时被文献称为“年暮花市”。

这就是广州迎春花市的开始，也是“行花街”的起点。原因就是双门底本身是街市，花贩们在这里是借用原有的店铺摆卖花卉，因此也保留“街市”的形式，而不是原来那种场地式，所以称为“花街”。

但“行花街”成为广州人的年俗有一个过程。一是行花街的人越来越多，具有大众性；二是与过年融合在一起。在清末，迎春花市只有双门底一处，双门底花街本身规模也不大，因此行花街的参与者还不算多，缺乏大众性。进入民国，20世纪20年代，广州大规模拆城墙建马路之后，花街多起来了，规模也扩大了，特别是产生了以紫兰路为中心的西关夕花市。由于西关属富庶地区，大行商户总汇于此，因此它很快就来居上，成为广州市最旺的除夕花市。

西关夕花市是封闭马路举行的，除了在店铺里摆卖，还可以在马路两侧的行人路上搭棚摆摊，游人来往于马路，这不同于当时的永汉北路花市。虽然开马路后，永汉路成为全市最宽马

孩子们期盼明天早早醒来,见到美好的新一年

过年，最喜欢的是孩子。我们村子“过年”，不是只过除夕这一天，而是包含整个腊月（农历十二月）。到了腊月，大人小孩都开始忙碌起来：淘米，磨粉，春年糕，草白酒，杀年猪，做豆腐，挖莲藕，扑鱼塘，裹粽子，洒扫庭除，忙忙碌碌，热热闹闹，一派喜气洋洋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腊月的前二十天，年味并不浓烈。除了草白酒，春年糕，没有其他动静。我到城里读书之后，才知道有个“腊八粥”，十分隆重，古代有皇上赐粥故事，令人艳羨。我们村里却是不喝腊八粥的。原因无他，那时天天都吃泡饭、喝稀粥，谁还稀罕喝腊八粥啊！

腊月二十日，到了“年度脚跟”，气氛开始热烈。村里有一首童谣：

二十夜，连夜夜（“夜”，读作ya，动词，天变黑了），

点勒（了）灯笼穿蒲鞋，穿勒蒲鞋拜爷爷（方言呼作ya）。这童谣唱的就是年二十的旧俗。蒲鞋，是蒲草编织的草鞋，将蒲草晒干后搓成花绳，嵌于鞋底，外加船形鞋帮，防寒保暖。但蒲草难以鞣制，我们的草鞋都是用稻草和薯壳（芋壳）制成的。我高中时就跟父亲学会了打草鞋，穿着自己编的草鞋上山砍柴、拔野山笋，倍感自豪，只是现在早已忘了这手艺。

大家都穿新蒲鞋，拜老爷爷。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因为我爷爷在日本佬来的时候被抓民夫，后来生病死了，所以我只能暗诵这几歌，想象那美好的场景，向往得到祖辈的爱抚。

腊月二十三，开始祭灶送灶神。官府祭灶在这天，民家在二十日，水上人家或寺庙、道观在二十日。这是送灶君登天回天庭的日子。乡间往往把神与菩萨混为一，所以村人叫“送灶主菩萨”，保佑年年钱里有饭，瓶上有肉。

二十五日，拜“蚕主菩萨”，送“蚕桑婆婆”，以求蚕子不受瘟病，桑叶大而茧丝长。我们村最重要的副业就是养蚕。夏日里洪水滔滔，大溪翻动泥沙，淤积成滩，河谷间形成大片的沙地，水积不住，随滩随漏，人称“日日三百桶，夜夜归原洞”，不适合作水田，却是天赐的桑园。母亲说，互助组刚成立那会儿，我家要看十几张蚕纸（细纸的蚕卵粘满一尺见方的皮纸，为“一张”），春夏时还得不可开交。蚕已经长是人民公社，田地都归生产队，队里每年要看上百张蚕纸，分为春蚕、秋蚕、晚秋蚕三季。

春蚕最多，也最忙。刚从蚕纸上孵出的乌毛蚕，细如毛发，须头嫩桑叶吃，之后渐长，停食蜕皮，其状如眠，也称“一眠”。几经四眠，蚕就长到了手指般粗细，吃得欢快，其声沙沙，像阵阵细雨，洗刷万楞，妇女们剪枝以

这就是广州迎春花市的开始,也是“行花街”的起点

“行花街”是广州人春节前特别是除夕规模最大气氛最热烈的习俗,但这个习俗其实并不算古老,它与迎春花市一起诞生于晚清光绪年间,距今不到二百年。



1984年广州花市



1954年广州除夕花市